

最新

卫慧

作品集

卫慧 / 著

女人的手

情迷圣诞夜

派对动物

甜蜜账单

艳情部落

上海四大DJ的个人生活

爱情是什么

天使的欲望

迷失的灵魂

花山文艺出版社



最新

卫慧作品集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卫慧作品集/卫慧著.-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80611-818-9/I·289

I.卫… II.卫…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968 号

卫慧作品集

卫 慧 著

责任编辑:张宏宝

装帧设计:赵 明

责任校对:李 勇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一厂(保定市省印路 102 号)

发 行:新华书店

850×1168 毫米 1/32 11 印张 20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16.00 元

ISBN 7-80611-818-9/I·289



在城市霓虹灯闪烁的夜晚中
穿过散发出玫瑰的长廊
有一种极致的兴奋和极致忧郁
引导她们走进迷茫。



自序

公共的玫瑰

我常在 KURT COBAIN 华丽而毁灭性的嗓音里写作，写一些自己觉得很酷的文字，COOL，一个我和我的朋友们用于区别其他人近似于我们的秘密花朵的一个字眼，是秘密花朵。

有时也听莫扎特的小夜曲和意大利的歌剧，那里面的浮华和忧伤触动着我的灵感，使我的文字带上天使般的可爱翅膀，不俗、干净。当然，有时也很糟糕。

从复旦毕业后，一些受过完善而正统的教育的人身上所具备的缺点有时会妨碍我，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忘记一些东西，去用心体验最本能的冲动，最简捷的情感，和一些朴素的哲学。这会很

难。

我一直在追寻那些嚎叫的优美的从墓地里再生的写作风格，至今那些兴高采烈的诅咒之音的人给我一种清醒的勇气。我是一个能写作的年轻女孩，我不知道这对我是不是意味着一种真正幸福，但事实上写作的确给了我一个可以居住的梦境。无数个太阳很猛的下午，房间却很阴冷，窗帘轻轻地摆动着，无数个没有爱情吃着水果抽着烟的夜晚，我自己藏进这个梦境里。

我热衷于一切时尚而前卫的事物，也有足够关注的兴趣和能力，可能的话，我努力做一条小虫，像钻进一只苹果一样钻进年轻孩子们时髦的头脑里，钻进欲望一切的躁动而疯狂的下腹。我为他们歌唱。

我会有很多的困难，各种各样，更多的是来自自身的某种障碍。很多时候我戴着我的漂亮墨镜坐在电脑前发呆，手心出着冷汗。打电话给VIVI，我说我有话要说，可说不出来，我有东西要写，现在也写不出来。她说，说吧说吧说了就不结巴，写吧写吧写了就能飞啦，疯狂地写，像卫慧那样疯狂。我常常为拥有这样的朋友而高兴。在这里还特别谢谢堪培拉的靓靓和上海的小白，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父母的支持，他们不认为写作

是个好职业,但他们一直爱护着我。

我并不善于写创作谈,那会让我感到一种从脚底心升起的心虚。从小我就不是个善于整理房间的孩子,同样,在写创作谈时我也常处于因为内心的渴望和焦虑产生的混乱中。

有一些写作源于秘密的生活,有一些可能不是。当我带着宿命的昏眩感审视我的文字我的故事我的秘密花朵时,我就有一种飞翔的预感。可能的话,我让我的作品进入社会进入人群,是的,就做一名公共的玫瑰。



6

86



28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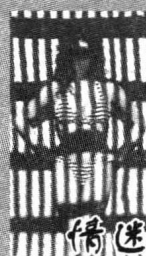


83

91



94





99

派对动物



上海四大DJ
的个人生活

109

101



音乐是种毒



自制首饰

116



甜蜜帐单

104



天健的
欲望

118



爱情是什么

121

106



艳情邮稿

迷失的
灵魂



229

陌生



说话

是谁在敲门？

是谁在说话？

又是谁在哭泣，在奔跑？

像春天那样疯狂地跑，

跑过我流血的肚皮，

跑过我空空的头脑。

1

她能感觉到一股夹杂着皮革味的热气正慢慢逼近，
 感觉到干燥的床垫开始在身上轻微地凹陷。

头顶上是巨大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是城市晦暗的天空。每个夜晚她都会消失在逆向天空的秘密小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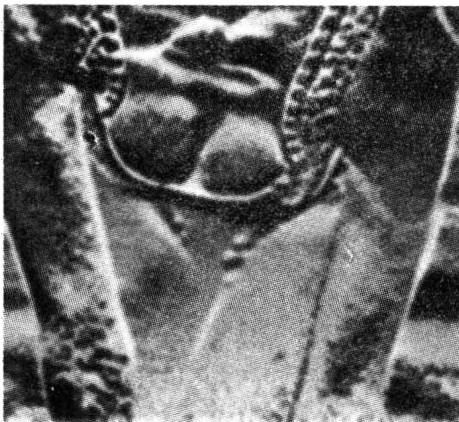
而这样的夜晚，常常居于故事的核心。

2

他叫她“娜娜”，有时称她天使或疯女人，老虎或者菠萝，那都是他在某种特定的氛围按照不同的心情赋予她的姓名。

而事实上，她并不属于这些名字中的任何一个符号，她就是她，
 一个略微有些憔悴，苍白柔滑如同天鹅的美得像另类的女孩。

这是个位于城市高尚住宅区的公寓，宽敞、阔绰，却带着一种奇怪的灰色，



她从来没有在这种可以住得下一支足球队的风子里睡过觉。当她第一次躺在那个陌生人的床上时，她就一眼看到了头顶上那巨大的天花板，天花板四周还有白色的雕琢成云朵的装饰，透露出浮夸的中世纪式风格。

天花板之上就是这个城市的错综复杂的夜空，夜晚在她与天空接吻的想象中进入游戏本质。

他喜欢穿一件黑色皮衫，看不出确切的年龄，也许很年轻。

她注意到他有一双优美的腿，一个结实的屁股，一张总处于困惑中的脸，还有与她相似的苍白肤色。

他的身体让他显得很年轻，她不知道他的年龄，但她在心里把他看作 22 岁，她曾经认识一个 22 岁的法律系学生，并与那男孩有了第一次的性经历。也许这中间并没有可探寻的关联，但她决定把这所陌生房子里的陌生男人看作是 22 岁，是的，22 岁的牧羊神。

他与她莫名其妙地走到了一起，同居一室，他们都有些法安，可又仿佛随波逐流，乐于接受这个现状。

如果一定要寻求一种合乎常识的解释，或者一个能够继续的理由，那么你能说这是存在于时光缝隙里的奇异而玄乎的偶合，是无序单薄的日常生活中飘忽的一次暗中航行。

而这种与秩序和逻辑无关的存在状态，总是一些试图以偏离主流取胜的故事的首选之道。

3

她记得那个光线幽暗、座椅不清洁的地铁车站。

她看到自己穿着黑衣服、黑裙子，浓密的长发半遮着脸蛋，脸上化着冷调的妆。那种失魂落魄的表情，使她看上去像从隧道里飞出来的蝙蝠。

她在劣质大理石地面上走来走去，不知道自己在此时此刻有什么打算。一辆列车呼啸着开进站台，车门开的时候，人流像黝黑的树枝一样涌向她的四周，然后车站又归于平静。

无边的空虚像潮水样向她涌来，她觉得冷并且饿。她咳嗽着，安静的四周立刻响起了一阵回声，她被自己声音吓了一跳，不由用手轻轻地抚摸紫黑色的唇。

坐在塑料座椅上的一个年轻男人从报纸后面露出了脸，他盯住她看了看，在他们对视的眼神中有一丝惊奇，慢慢地，那里有了一种模糊的计算。

她看到他站起身来，同时另外一辆列车的呼啸声若隐若现从隧道的那一头传来，伴随出现一阵阴风鼓起了她的裙裾和她的头发。

他正向她走来，这种情形意味着一种从原先无意的好奇而来的转变，一丝黑暗中浮出平面的机会可能陡然成为现实。

列车突然像灾难般地出现在她的眼前。她站得离隧

道过于靠近，在一种不能自控的状态中她几乎跌下去，被那阵急速的气流卷入轰隆隆的车轮底下，就在那一刻，一只手紧紧地拉住了她。

她看到那年轻男人的脸上浮出像猫一样的笑，似乎还有耳语声，为什么要自杀？



为什么呢？这么傻，傻透了，因为你这么年轻这么美。

车门一下子打开了，一群陌生人像水一样涌出来，绕过他们向两边散去。男人文雅而坚定地搂住她，不等她作出什么反应就快速地走进了车厢。

这是最后一班地铁，车厢里挤满了昏昏欲睡的拿着皮包的中年男人，残妆斑驳的散发着内分泌失调气味的女人，还有一些眼神茫然、头发肮脏的外地人，他们盯着自己的旧鞋子默默无语。

他和她还保持着搂抱的姿势，她闭着眼睛，无法让自己去清清楚楚地面对他的五官；哦，还有那来自他身体的气息，带着烟草和香火的味道。他们彼此都是素不

相识的陌生人，可他们却在—辆风驰电掣的地下列车上紧紧相拥。

一些沮丧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已存在于故事的开头，人物被阴郁、浪漫然而也是戏谑性的冲动攫住。

而你呢？故事里那种随意的疲倦的格调能否取悦你？

4

他和她朝相反的方向躺在床上，他的脸贴着她的头发，她把他的手指轻轻咬在嘴里，他们的脑袋是颠倒的，所以看不清彼此的脸，而他们的腿长长地伸向床的两端，就像南极和北极那样遥相对应。

他们总是在做爱之后讨论那次地铁站的相遇，她不止一次地纠正他的看法，因为当时她并没有想自杀的意图，而他却固执地认定她会在列车飞速的逼近的时刻纵身跳下。

可这没有道理，她说我为什么要自杀？

他不说话，拨弄着她的长发。

她闭上眼睛，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存在于空气中，存在于他们的身体中。

她没有钱，她生着病，忧郁症、欣快症、性臆想症，或厌世症，这些病让她的美以异常的物质显现并独立于人群中，她在地铁站里漫无目的地徘徊的时候，她不知道在下一秒钟里自己会发生什么事，她突然找不到

继续存在的理由，然而，她却从没想到过自杀。

不，你不明白，正是你当时的那种心灰意冷、向往死亡的神情打动了，想到你会在一瞬间跳入滚滚的车轮下，我被一种黑色的美强烈刺激着，我立刻冲上去抓住了你。我就在那时刻发现了我对你的欲望，是的，是一种纯粹的欲望。

可是，那是你的假想，于事实无关，我为什么要跳到车轮底下去？

那么，你为什么会来这个房间？

她为什么愿意跟着这个陌生男人走过这个房间？

一些幻想的碎片刺激着他，她在一系列关于罪恶感不连贯的体验中，寻找她一度失去的身份。

他摇摇头，从床边拿起一盒烟，她在烟草味熏染下突然有种想哭的念头。在洁白的近乎刺眼的床单上，她总是有哭泣的冲动。她盯住天花板，在一种无法企及的渴念中奄奄一息。

我会疯的。她轻声说。

我们已经疯了。他优雅地吸着烟，语调厌烦地说。

他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递给她一笔钱，她一瞬间有种昏眩的感觉。那是一叠厚厚的钱，除了表明这个年轻男人很有钱，还表明他对某种角色的认定。

她睁大眼睛，有些绝望，她说她不要这钱。

那你能靠什么生活？他问，表情平静，也很冷酷。

她大声地笑起来。

我靠吃夜晚的秘密，吃蓝色的忧郁，吃这个城市的肮脏而活下去。很多人觉得我是妓女，可是我是个不收钱的妓女。她接着说，走到房间外那个大大的露台。

站在干净漂亮的露台上，夜晚的城市一片灯光阑珊，像一艘“无耻的航空母舰”，载着柔软的夜色陷入数不胜数的欢乐的泡沫中，这个比喻来自于她看过的一个与她同名的女孩写的小说。

她站在那儿，风吹着她的长发，体内有一种介于疼痛与放松、生命与死亡的东西在此刻显露。她听到他的脚步声，她感觉到他走了过来，从背后紧紧地搂住她。在他的拥抱中，有什么东西超越想象地存在着，那是种完美却让人伤感的東西，在模糊的暗示中她觉得自己没有力量去抓住这个东西。

而她只能把自己献给这种东西。

他的身体热了，这种热带的皮革的气味从背后紧紧贴着她。过了一会儿，他低声地说，他必须付钱给她。

他又说这与他自身的需要有关，这是一种保证，他的快乐由此而体现。所以付钱给她并不是不尊重她，而是想要两个人都感到轻松，钱并不总是脏的，就像她身上那种美并不总是可信的，这钱，这欲望，这孤独，这美都是浑然一体的，它们之间有天然的联系。

他说着，舔她柔弱的耳垂，然后不容置疑地抱起